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黄熙純

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一

宋 林駉 撰

内帑

古者藏富於民後世藏富於國又其後藏富於府庫世儒皆有是言矣噫亦嘗觀其用之之意乎夫内庭之費外朝之所不及知宮掖之藏有司之所不敢問固也然使其均節之有人出入之有度則雖籍而在内内猶外也名而為私私猶公也何歟乎嘗觀古今公私之意矣

周人制於冢宰冢宰大臣也故不敢有侈用之心漢初屬於少府少府外朝也故亦無滲漏之弊至東漢歷唐卒以閹人主之而財用始專為私用爾我朝舉內帑之財而屬於三司之使其亦成周之意歟嘗觀周官之書有太府有玉府有天府有外府有內府皆王之府藏也凡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頒其賄于受用之府則太府掌之凡良貨賄之藏以共王之珠玉則玉府掌之凡藏國之寶鎮寶器則天府掌之而外府之職則掌布之出入

以共百物之用內府之藏則受九貢九賦之貨賄以待邦之大用別而言之府庫之名不同合而言之皆聖人之所藏也然而內府之藏所以待邦之大用者尤異于他府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之貨賄以待邦之大用凡四方之幣獻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則共之而受九貢貨賄又出於太宰之手以此知周人之積所用者邦用所受者太宰又安有一己之私乎漢人財賦分為二品其一以給國家之公用則司農之所掌其一以給天子之私養則少府之所掌至其財

之所入則田租均輸司農事陂澤市租少府事也官表大司農掌穀貨屬有均輸官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嘗觀哀帝發武庫兵送董賢母將隆奏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賞一出少府是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母將隆傳哀帝即位遣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前後十輩送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也及觀元帝世貢禹之言往者暴

師曾未一年兵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見國用條注是又以私藏為公用以內帑為外費夫大農公用也而天子不敢私用之少府私用也而大農得公用之私不得以傷公而本得以資末亦良法也況少府外朝之臣而得主內庭之物故宮掖無橫出之私閹宦無干預之弊尤漢人之美意又安有一己之私乎東漢始以山海鹽鐵而歸之郡縣出少府禁錢而屬之司農非不可也後百官志郡國鹽鐵官本屬司農中興皆屬郡縣餘均輸

官等皆省又漢承秦凡山澤陂池之私名曰禁錢屬少府世祖改屬司農然宮中私用一切皆於司農取之而司農又不盡應其求章和以來不能堪此於是別自立監而用閹人領之章帝章和元年宮中別立一監命閹人主之而桓靈諸君每歎天子無私財而開鴻都賣爵以為私藏矣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初帝每嘆桓帝無私財故賣官聚財以為私藏自闕内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夫宮掖之費在內所不能免而使一切取辦於外庭則固有其制而不得為者此所以計出於亡聊而有為庫之私也唐始以財賦所入皆在左藏盈虛

之數太府上之出納之數比部覆之非不可也及第五琦不能禁豪將之求取乃悉納之內帑天子以給取為便而天下公賦皆為天子私藏有司不敢計而弊端舞弄於孺宦之手至楊炎請出內帑以歸有司當時方喜有貞觀之風未幾盧杞一用而炎卒貶死前日之法盡變異時瓊林大盈第為已蓄而不計邦用之虛盈矣楊炎傳德宗即位拜門下侍郎同平章舊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庫而太府四時以數聞尚書　部覆出納舉无奸欺及第五琦為度支鹽鐵使京師豪將求取无節琦不能禁乃悉租賦進大盈內庫天子以給取為便故不復

出自是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得計羸少而宦官以冗名持簿者三百人及炎為相言於帝曰財賦者邦國大本而生人喉命先朝權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宦豎操邦之柄豐儉盈虛雖大臣不得知則无以計天下利害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經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以闕帝從之後炎貶死嶺表盧杞用事而瓊林大盈復命宦者主之　夫東漢之別監唐人之大盈是亦周漢內府少府之制然不歸於大臣而歸於孺宦不屬於外朝而屬於內庭帳籍無攷姦弊肆出以啓異時宦官之恣此其所以為失也成周之意一失於東都再失於唐寥寥千載而能追其意者其惟國朝乎昔我藝祖皇帝斬

刈蓬蒿混一版圖梯來索引之國奉琛相望嶺表海嶠之邦入貢不絕府庫充盈林積山阜遂別建內帑以藏之時乾德之初年也編年國初天下盡入左藏庫乾德初府庫充溢太祖嘗顧左右曰軍興饑饉須預為之備若臨事厚歛非長計也於講武殿別為內庫以貯金帛夫上不歸於有司下不散於爾民而第藏於府庫之私我祖果何意哉噫孰知聖人深長慮歟太祖嘗語左右曰軍興饑饉須預為備臨事厚歛非長計也遂別為內庫以貯金帛我祖之意為民計也則內帑之立私耶公耶見上又嘗語

近臣曰朕憫八州之民久陷契丹俟蓄滿五百萬緡以贖山後諸郡我祖之意為國慮也則内帑之立私耶公耶寳訓太祖別庫曰封樁庫每歲國用之餘皆入焉嘗語近臣曰石晉割幽燕諸郡以歸契丹俟蓄滿五百萬緡以贖山後諸郡聖人用心與天地同其公與民臣同其情於此可見矣列聖相承銖積寸累為民而守無毫髮私貨泉金帛分命有司專職守也長編太平興國二年命賈黄中程能馮瓚分掌左藏二庫先是貨泉與金帛通掌久儲蓄盈羨始分命之牙錢匣藏參驗定數防滲漏也熙寧二年神宗謂輔臣曰太宗時内藏財貨每千用二牙錢記之名物不同所用錢色亦異他人莫能曉

也嘗匣而置之御閣以參驗帳籍中定數晩年嘗出錢示真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内藏臣皆不曉帳籍關防之法當更擇人領之不特此爾金帛雖多不敢私用真宗訓之五朝寳訓真宗嘗幸景德殿庫閲所積金帛謂左右曰朕每念四方輸賦不易金帛雖多朕亦不敢私用於宫中一無所費仁宗戒之長編慶歷二年罷左藏月進錢千二百緡語輔臣曰此周公所謂供王之好用者朕宫中無所費併以賜將官在上之訓戒為如何宫中私費孫甫有諫慶歷二年孫甫言景福内庫祖宗以備非常之用近歳諸路物帛多入内庫内外盡疑宫中之私費唐置瓊林大盈二庫率供燕儫今日景福之積頗類唐之二庫近倖侵漁呂誨有諫治平元年呂誨言内帑奉宸庫非有司闗掌外臣莫得知其登耗如聞禁中取用尚未節加之近倖

因緣侵漁一旦有事何以枝梧在下之規儆又如何異時三十庫之羨侈為歌詩皆歷聖積累儉約之所致元豐元年上每憤契丹倔強慨然有復幽燕之意即景福殿庫聚金帛為兵費是年始更庫名制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圖玁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庫期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庫後積羨贏又揭以詩曰每乾夕惕心妄意遵洪業顧予不武姿何以成戎捷至有軍國經常之費又皆取而為吾國吾民之用非徒為是蓄積也明道出禁錢以賜三司仁宗明道二年以內藏錢百萬賜三司初三司以用度不足假於上上曰國家禁錢本無內外蓋以助經費也慶歷罷月進錢以賜縣官見上此則為經費之助也皇祐出

内藏庫絹以糴軍糧通鑑仁宗皇祐二年冬出内藏庫緡錢四十萬䌷絹六十萬下河北使糴糧草四年又出内藏庫錢三十萬緡絹十五萬疋下河北助糴軍糧至和又出内藏庫錢以糴軍儲通鑑至和初出内藏庫錢三十萬助軍儲此則爲軍食之費也陝西慱糴以濟饑民則賫奉宸銀三萬兩寶訓慶歷四年遣内侍賫奉宸銀三萬兩下陝西慱糴糧麥以濟饑民河北水災欲行賑貸則出内藏絹三十萬疋嘉祐元年出内藏庫絹三十萬疋銀十萬兩賑貸河北水災非爲民用乎河北賞軍此公費也而亦出内庫之帛皇祐二年出内藏庫絹五十萬下河北陝西河東以備軍賞河北買馬此外帑也而亦賫奉宸之

珠神宗熙寧元年詔出奉宸珠二千三百四十萬付河北四榷場鬻之別封樁以備置馬此非兵用乎以至平荆湖則用之祠郊丘則用之真宗出陝彭年所撰內藏庫記示王曾太祖以來有景福內庫先帝改此名所儲金帛以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二帝之平荆湖西蜀嶺表江左河東親祀郊丘所費巨萬皆出於是寶訓皆非為一己私奉爾噫此猶未足見聖人之公心也自漢唐以來內帑蓄儲一出閣寺而外庭不得過而問焉景德中真宗令內庫取索必經三司真宗幸景德殿庫曰此庫金帛最多不敢私用自今非時取索必經三司出納景祐中程琳為三司使禁中所取輒覆奏罷景祐元年程琳為三司使禁中有所

取輒覆奏罷之內侍言琳專琳曰三司財賦皆朝廷有也臣為陛下惜耳財之所用既為國費財之所主又歸大臣此與周人冢宰之意均爾漢唐之君得無有靦面目乎今天子仁儉有菲食澣衣之德宮闈簡約無金瑰珠礫之侈累累丘山浩浩江海不待言耳然祖宗之內藏為幽燕設也今日之內藏亦為祖宗計可也昔神宗歌景福庫之詩曰五季失圖玁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期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愚願聖天子以此為訓見上注

州縣財

井田之法行而財藏於民漢承秦阡陌之後加之武帝多事之餘取民之目愈悉已不在民矣而猶在郡縣不至盡輦京師是亦漢人之良法也是故魚鼈葦蒲之利郡得取之以為饒則山林陂澤之利亦不盡歸少府矣翟方進傳田租之入以待朝廷軍興之用則租賦之入不盡歸之司農矣自武帝置鹽鐵官之後鹽鐵之利雖已行官榷而所留於郡國者猶有餘藏則鹽鐵之利亦不盡

輸之上林之官矣據郡國出鐵者皆置鐵官而常山郡蒲吾縣有鐵山而不置若郡國置鐵官之外則越嶲郡定筰朔方縣與夫鴈門之祈陽東平之無鹽此數地者皆鹽澤鹽亭所在而當時不置官所以一有軍興用度大農調郡國以給之郡國災荒朝廷亦取旁郡錢穀以助之其三輔所在廩犧官錢至百餘萬蕭望之傳而櫟陽一縣其錢亦不下數千萬薛宣傳財之所在郡縣果何如耶雖然歛收錢穀州縣事也稽收計簿朝廷事也則財之所以散於天下亦未嘗茫然無所攷是以調發不給者加以乏興之刑趙廣漢傳尉史禹劾

蘇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用度無據者臨之以放散之律韓延壽傳延壽坐放散官錢百萬得罪此又漢人之良法也沿歷至唐此意失矣強藩陸梁者不申戶口而州縣所租歸於藩臣之手唐至中後河北十路不申戶口守臣貢佞者復獻羨餘而州縣所蓄又為京師之貢李絳傳方鎮有地則有賦或當用度易羨羨餘以為獻臣為陛下謹出納烏有羨贏哉又自淮西用兵以來度支鹽鐵及四方爭進奉謂之助軍錢賊平進奉謂之賀禮後又進奉謂之助賞上加尊號又進奉謂之賀禮稅間架筭除陌為國計足矣如斯民何德宗貞元後趙贊請復稅間架筭除陌而民益愁怨設大盈立內庫為公積厚矣如

斯民何楊炎傳舊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第五琦悉財賦進大盈内庫天子以給取為便而宦官以冗名持簿者三百人又其極也私家無銅爐平地無銅山而民之錢空於官耳唐人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而民之衣食竭於官耳五代聶夷中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至國家肇造之初海内分裂天下賦入不上於版曹者大半建隆三年始出師平湖南已而湖南平又三年平蜀又六年下江南又四年收嶺南師旅歲興皆仰縣官當是時也外而邉郡分命將師鎮禦西北郡中筦榷之利悉以

與之恣其回易不責其上供也三朝寶訓國朝僭偽未下命李漢超屯關南郭進控西山趙贊屯延州凡列郡禦北虜太原西戎之郡管榷之利悉以與之恣其回易免所過征稅由是邊臣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内而州郡轉運雖隷於三司而總一道稅賦之利則得以擅其裒多益寡之權郡守雖統於轉運而合一州地利支酬不盡之羸則得以為屏翰保固之資亦不盡責其上供也國初一路賦稅榷酤商稅茶鹽坑冶之利轉運得以裒多益寡以給邊郡其二稅定例分數隷屬州縣及係官廨稅以地利坊場河渡支酬衙門不盡者盡歸本州其係省經費錢帛貯之軍資庫轉運總之若屬州縣之財别有州府庫貯藏聽知通備用非常其犒饋燕設則

有公使庫仍許回易收息支費具量分方鎮財用付郡守其旨遠哉州郡足以聚人率衆屏翰王室皆有其資是故為三司者不敢歛州縣之財以厚公帑為漕使郡守者不敢輦州郡之財以入京師陳晉公恕嘗任三司使矣茶法之定止從中筞以求公私之兼濟而取利太深者置而不用焉陳恕為三司使將立茶私名茶商數十人俾條利害第為三等副使宋太祖曰吾觀上等之說利取太深此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因滅裂無取惟中等之說公私皆濟世言三司使之才惟恕為稱首張方平亦嘗任三司使矣拱辰榷盬之請公乃具陳本末立止其事且請下免榷之詔焉此為三

司使者然也王拱辰請榷河北塩張方平見上曰河北再榷塩何也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榷河北塩犯輙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請以塩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塩是也豈非再榷乎仁宗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遂下詔張士遜嘗為江西轉運矣王文正以榷利之至告之而士遜未嘗求錐刀之利真宗時張士遜為江南轉運使辭王文正公曰求教公曰朝廷榷利至矣後士遜思公之言未嘗求錐刀之利富公弼嘗知青州矣朝廷輦青州之錢以入而富公力言其害此為漕使守臣然也富弼知青州朝廷輦青州之財入於京師公上疏力言之豈非州郡之地其財用之根本歟王金陵何人哉取祖

宗培植根本之地而斧斤之茶塩坑冶有使者而茶塩坑冶之利州縣不得私坊場河渡募衙前而坊場河渡之利州縣不得取二税分數舊屬州縣也至是歸運司以備經費矣軍資錢帛舊與州縣也至是亦歸運司以備經費矣昔聽其回易也今禁之昔許其醞造也今限之熈寧初安石言郡守持權太重以坊場河渡戶絶之產名人買僕斷佃量破雇直以募衙前餘以助常平青苗取息二分為抵當市易以抑兼并其舊例二税分數房廊地利盡歸運司以屬經費只有公使庫限額正使錢為守臣之施設又禁其回易限其醖造行之十年州郡饋犒幾乏其資此守臣無財也餘見上甚至

行均輸市易之法而商賈之民困時安石為均輸市易青苗保馬保甲鄭俠至為流民圖行寬剩役錢之法而下户之民困安石行雇役法舊行差役下户不與今行雇法下户皆輸錢雇直之外謂之寬剩錢行青苗放息之法而天下之民困安石行青苗法二分取息范鎮曰青苗者唐亂世所為是盜跖之法也噫三頃荒田都賣盡要錢準備納青苗公獨不聞此詩乎撫州饒竦詩云噫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異時紹聖崇觀奸臣復用其法其獘尤慘皆金陵作俑之罪也中興以來痛務剗革然版章未厚所出者微兵革方興所

用者廣仁政之發不逮仁心矣榷酤征商契紙頭子已有定額也後以官兵無給復增一分名曰經制焉建炎二年初宣和因方臘之亂官兵無所給乃詔發運使陳亨伯經制東南亨伯始設比較酒務量添酒價及商稅額亦增一分并賣契紙錢公家出納每緡二十三文並號經制錢靖康罷之至是葉夢得言經制之法添商價增歲額并賣契紙頭子錢皆求於民之所欲非強其所不欲望復行之運司經制以為贍軍已有經制也後以軍用不贍復就數內逐月椿辦名曰月椿焉七年先是諸路贍大軍錢令運司於經制榷酤征商等數內逐月椿辦號月椿錢所出不能什之二三餘則州縣之吏臨時措置未免取之百姓民戶出錢本為雇役也今復

拘入贍軍與夫抵當庫之四分轉運司之移用常平之七分茶鹽之貸息悉歸上供名曰總制焉建炎五年令章誼措置財用初州縣出納錢物每名收二十三文作經制錢至是加為定數除舊合得外餘並拘法以助軍需既又拘耆戶長雇錢并抵當庫四分息錢及轉運司移用常平司七分茶鹽司之貸息錢悉歸總制司而總制錢自此始矣不特此耳降本和買法也今本錢不給又為折帛矣紹興九年謝祖信言和預買為民之病有司變為折易又甚病者也祖宗時官俵錢於春民輸紬於夏公私兩利其後官無本可依則名為預買其實白著軍興行一切之政數歲前紬價高折錢或十千八千今減價而有司猶執前直一例折錢使民鬻紬而求錢此又甚病者降本和糴法也今本錢不

給又有要索矣紹興二十八年自紹興改元以後每歲降本錢下江浙湖南和糴以備軍儲閏八月宰執奏乞與蠲免上曰朕向在河朔見民以為苦朝廷所降本錢州縣移用不即時給縱有給處又為吏多需今幸軍儲粗足豈得已不已也諸路上供之外復有無額上供錢耳紹興二十五年時諸路上供數外又有無額上供錢及一百貫以上川蜀明告激賞絹之外又有陰取激賞錢耳紹興二十七年趙逵奏四川激賞絹官以所納搨之通衢此明告而取之如給賞錢之類總領以數下州縣必陽戒之曰無損歲計無傷民力此陰取而不告也朝廷之費用莫支而州縣之根括無已況又有歸名有宗室有添差有離軍揀汰衆口嗷嗷衣食縣官一有不給謗

讌隨之上既輦京師為上供之數下復有諸邑為衣食之給為州縣者亦難乎哉為今之計先裕大農而州縣自裕耳經常錢物閱兩歲而未發者大農之錢也今則拘催所拘之場務歲終所餘與夫乳香度牒等錢大農之錢也今則封樁庫樁之南庫舊隷於大農者也今則提領有官大農無與焉誠以是三者歸之大農則夫有名無實虛樁而不可指擬者可以次第捐之州縣州縣既裕則民力亦少寬矣不然捕蛇說猛虎行亦徒為喋

喋也

漕運

觀禹貢所載入于渭亂于河之類所輸不過九州之方物書禹貢則知漕運之法三代之時未立也觀管子所載粟行五百里之類所漕不過一時之輓卒管子則知國都之漕春秋之時亦未聞也予嘗推原其故盖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為都公侯中百里而為都天子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之地諸侯之都漕運所貢入

者不過五十里之地乘輿服制之用宗廟百司之給自足以供雖春秋戰國以來行師千里間行漕輓然事已兵休猶未至於甚病而所以輸於國都者不出五百里五十里爾自秦罷侯置郡漕法始講致瀕海之粟輸北河之倉伍被傳秦致瀕海之粟轉于兩河蓋以三十餘鍾而致一石而民始病矣然則秦為漕運之俑乎通典秦欲攻匈奴琅琊負海之粟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迨至漢唐其事愈詳方其初年邊事未興兵役未煩故漕運之費省至其後也征伐日勞供役日

廣故漕運之費多自今觀之漢初京師之用止仰近郡諸侯之粟不歸天子當時關東之漕僅數十萬石而已食貨志漢初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其省何如也及武帝以後山東漕益而為百餘萬石溝洫志武帝時河東守番系言漕從山東上歲百餘萬石既而縣官度食者衆則河漕又益而為四百萬石食貨志武帝時其沒入奴婢諸苑養狗馬禽獸官益雜置多徙婢衆而下河漕發四百萬餘石及官自糴乃足繼而言利之臣愈請增益則山東之漕且至六百萬石焉食貨志宏羊請山東益六百萬石迨至軍旅既息之後每歲漕穀為石猶

不下四百萬食貨志五鳳中耿壽昌言歲漕關東穀四百萬石以給京師向者諸侯自殖之粟至是削弱皆轉輸於中都爾唐初府兵之法未壞平時無事身居田畆一有征行自為調度當時關中之漕不過十萬而已唐食貨志其省何如也及明皇以後天寶每歲二百五十萬通典天寶中歲每水陸二百五十萬石廣德歲轉亦不下百一十萬代宗廣德二年以劉晏專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運漕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唐志甚至江淮之運少緩六軍脫巾於道韓滉之米一至君臣舉酒相慶德宗時江淮米不至六軍脫巾於道而上憂之會韓滉運

米至陝上喜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置酒相慶則唐人所以倚辦於此可謂急矣噫引渭穿渠之謀不見於高文之時而見於武帝之世溝洫志武帝時鄭當時為大司農言異時關東漕渠從渭上度六月罷師古曰計度其上八月而後可罷也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二月罷發卒穿渠以漕大利泝河入渭之說不用於太宗之日而見於代宗之後代宗廣德二年以劉晏領漕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唐志蓋漢唐中年以兵費之故所以屢講而屢詳其勢不得不然也噫兵役漕運相為消長其他朝廷用

度百官廩祿十不費一大槩多糜於兵爾予獨謂漢以用兵而費財唐以養兵而蠹粟養兵者未可遽息用兵者朝罷而夕安此唐之漕運又加詳於漢也大抵漢漕皆仰於山東唐漕皆仰於江淮故武帝時番系言漕者山東也宏羊益漕者亦山東也並見前注蓋江淮漕米去長安逾遠諸侯自為封殖而已吴王之反自謂聚糧食三十餘年吴王濞傳而枚乘之說亦云漢家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枚乘傳故江淮之漕未通而多仰於山東

矣天寶以後劉晏所漕者江淮也韓滉所漕者亦江淮也並見前注蓋自開濟漕渠而甸晨或至接穗而關中不足給唐食貨志自藩鎮不申戶口者十五道而河北不足給同上故諸道之漕不通而皆仰於江淮矣此漢唐漕法之本末也國家定都於汴四方輻湊遠近俱便過於漢唐是時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東南之粟自汴河而至會要國朝水運自江淮南兩浙荊湖南北路運每歲糴至真揚楚泗州置轉船倉受納分調舟船計綱泝流入汴至京師發運使領之陝西之粟自黃河而入會要陝西諸州芻粟自黃

河三門沿流入汴至三門白波發運判官催綱領之沿陳蔡之粟自惠民河通之會要惠民河與蔡河一水即閔河也建隆元年始命陳承昭導閔河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頳達壽春以達淮右舟楫於是以河西為閔河東南為蔡河至開寶六年三月始改閔河為惠民河京東之粟自廣濟河通之會要廣濟河自都城歷漕濟及鄆共廣五丈舊云五丈河開寶六年改廣濟河然論四河之利害汴河為重黃河次之而惠民廣濟又其次也何以言之視至道所漕之數廣濟十二萬惠民四十萬黃河五十萬而汴河至三百萬於此可見矣至道元年先是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

斂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三萬石是歲汴河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故汴河以發運使副領之黃河以運使判官領之而惠民特命催綱廣濟特用使臣會要國朝置淮南兩浙江湖路都大發運使副都監以朝官以上充或諸司使充國朝有三門白波黃河汴河水路發運使三人在三門以朝官充三門判官一人白波判官一人以京朝官充陳賴許蔡光壽諸州之粟芻自石唐惠民河沿泝而至置催綱領之河北衛州東北有御河至乾寧軍饋食邊亦有使臣主之然本朝所謂歲漕六百萬石景德三年上供六百萬石永為定制出會要專倚辦於江淮其他三河所入非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故獨於汴河漕法為詳也今以汴漕本末而

論之自轉般之法行漕益富而人亦便自直達之法用漕益空而人愈病且國家以東南六路之粟載於真泗轉般之倉江船之入至此而止無稽滯也汴船之出至此而發無覆溺也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江豈非國家之良法歟國史國家定都大梁尤宿重兵故歲漕東南米麥六百萬斛漕運以儲積為本故置三轉般倉於真泗二州以發運官董之江船不入汴者即於三倉卸納回運官盤量給舟人汴船不出江往來轉運無復留滯而三倉常有數年之儲州縣告歉則折納上等優劣謂之額斛計本年最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後於豐熟以中價收米穀賤則官不至傷農饑歉則納錢民以為便故范旻去淮南江淮之間輦運相

繼太宗稱其功而奬巽之淳化中康定中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之軍儲范仲德薦許元為發運判官元曰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行命瀕江州縣留二月糧餘悉發之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運而西京師足食故范旻主漕計江淮之間輦運相繼天子加奬許元為判官瀕江之粟千艘而西京師足食其效驗蓋不誣爾並見上注自發運以歲額不敷之故而拘舟卒江船不至汴船出江而漕法一變矣會要許元比年諸路轉運司年額不敷發運司不放兵卒歸仍令出外江遞沿江州軍截頭運故諸路糧船太半為籍綱發運司搬鹽往遞運米而還且汴船不諳沿江風水沉失者多既從許元議會元罷不即行自閉口之制不行

而通冬運役夫擣氷凍死者衆而漕法再變矣會要舊制有閘口十月則舟楫不行王安石欲通冬運不令閉口水淺澁舟不行於是以船艘數十前設巨椎以擣氷役夫苦寒死者甚衆然發綱發運未罷而猶未至大壞也夫何崇觀奸臣以糴本數萬緡為羨餘之貢本錢既竭而無可增糴積粟既空而無可代發於是孝緒說行以轉般之制變為直達之法而漕法至是而三變矣國史崇觀奸臣用事始求美財以供侈費用所親胡師文為大漕以糴本數萬緡充貢而除戶侍自是繼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錢既竭不能增糴而漕儲既空無可代發而三倉無用矣乃用曾孝緒之說立直達之法六路郡縣各總歲額雖

湖南北至遠之地亦直抵京師豈不加糴歛處須見米方米綱之來也立法甚峻船有損壞所至脩整不得踰時州縣共運皆以費給之以至沿流驅役至必驗援兼以鹽法既變迴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舊法盡廢噫孰知直達之法而為吾國吾民之深害歟始者由江而淮由淮而汴人以為便也今綱運直至文移星火而弊壞之外不及脩整矣始者以船回鹽以鹽償費人以為利也今鹽法既變絕無錐刀而迴船之夫多有逃移矣始者稔歲則發運收糴公私俱濟也今公帑垂罄糴不得增外郡告荒粟難取辦將何以堪耶並見上注蔡京

小人不得不任其咎爾此東京漕法之本末如此今駐蹕吳會蜀漢之粟順流而下以供荆襄之軍閩浙之粟水運而上以供中都之用無復有難致之險然比年以來風濤之突蕩道里之逗留郡之所費不知其幾矣況間歲不登州以歉告議者又深慮焉將以廣漕歟則東南民力竭矣未易廣也將以省漕歟則六軍百司仰給於此亦未易省也是將何術而可噫木牛流馬不若渭南之屯為可久（諸葛亮傳）關東轉漕不若三輔之糴為

省費食貨志五鳳中大司農中丞耿壽昌言故事歲漕關東穀數百萬石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通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給京師又以省關東漕卒今獨不能倣其故智乎且荆之區淮之甸田畝相望荆棘未啓者甚衆誠能招徠流民籍之給以田器予以牛種委守令以督其事遲之數年則一歲之入必倍於今日矣浙之東吴之會舳艫相啣商販奔湊者甚衆誠能捐内帑數百萬以糴之略其譏征廣為儲蓄無拘其限以寬其集無抑其價以誘其來付郡守以領其事以吴越而入京師其勢甚便則

轉運之米可以盡計而省之矣捨是不講而泛求廣漕省漕之策雖劉晏復生無以為謀矣

賦稅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莩用其三而父子離然則明王之法固不出於斯三者就三者之中猶必有緩急以權之則為良法矣欲論成周漢唐征賦之制其可不叅酌於此乎今按小司徒云乃均土地而井牧其田野

九夫為井四井為邑次而為丘為甸為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此皆以田而出賦其所謂粟米之征歟康成以小司徒令貢賦之文謂貢嬪婦百工之物則指為布縷之征者非也按載師之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稅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都鄙即無過十二此自近郊而下蓋冐園廛之文爾古者五畆之宅植墻下以桑今園廛可以植桑於其中則布縷之征蓋出於此其間有植草木亦必計其所有而賦之以代布

縷所以輕近而重遠此皆以園廛而出賦其所謂布縷之征歟康成以載師近郊遠郊謂之國征而為米粟者非也按均人云凡均地征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無年則公旬用一日此皆以力而任事其所謂力役之征歟考諸康成之說亦然也然而周之所以任民者有九職如百工商賈之徒雖亦授田其數鮮矣粟米之征其取既輕布縷均及亦非過取欲進而等之農夫什一之法則夫泉府之入門關之征

有廛人司關以掌之固其宜矣是以太宰有九賦之斂自一以至六即載師所謂園廛之賦自七以至九則工商之徒各隨其職而賦之者也康成誤以載師之文而為田稅而太宰之九賦無以當之乃謂九賦計口出泉太宰以九賦斂財貨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稍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康成注云賦口率出其泉也今之筭泉或謂之賦此其舊法歟然則孟子三者之外又將有所謂泉筭乎周公之法豈若是其煩哉夫筭泉之法近出漢世前未之聞康成

以當時法度而推測周法漢家自有制度奈何謂周亦漢耶若夫里布屋粟與夫家之征載師亦掌旅師所聚皆游惰之罰耳非取民之正法也太宰九貢之法侯國以其所取於民者貢之天子然後得以用其餘非王令貢之也至於他官之所掌如閭師縣師遂人之所斂即是三者而分職以叅治之非有他取也觀周公制度之稅役之多者則輕乎什一役之少者則厚乎什一截長補短欲使其均之為什一而無有幸不幸之嘆至於力

役之征時有豐凶而損益焉吾乃今知孟子之說爲深得周公之意矣康成談經而不知聖人制法之意有如後人按其成說而行之得無暴取於民而深戾於古歟

並周禮小司徒載師均人注

至漢之田賦唐之田租正周人米粟之征也漢之更賦唐之庸役正周人力役之征也漢之口賦似有不合而唐之調法正周人布縷之征也且以漢唐租賦而論之漢量吏禄度官用以賦民於是什五稅其一文帝始行賜租之令至十三年之六月乃盡除而

不收焉及景帝元年行半租之令而半租之明年則又有三十税一之令故終漢之世三十税一者自景帝始也前食貨志漢輕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賦於民云云至文帝鼂錯復説上云云上乃下詔賜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唐因口分世業之田而立租賦之法田以二百四十步為畝一丁以百畝受之平歲為米可百二十石而租粟止於二石而唐世以百餘而税一者自太宗始也食貨志唐制凡民始生為黄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田一頃共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

世業凡授田者每歲輸粟二斛稻三斛謂之租夫什一天下之中制也輕之入于貉重之流於桀漢唐雖不忍取民必不忍以貉道治天下二十取一百餘稅一可以足乎如其足於此也則景帝太宗果貉道也如其不足於此也則是必有他取於民也何以知之漢自田賦之外有口賦有筭賦口賦者民自年三歲出口錢二十至年十四而止自年十五歲出筭錢百二十至五十六而止自武帝增口錢之三以補車騎馬而口賦始二十三為率是口賦已重於田

賦爾漢志高祖四年為口賦筭賦注漢儀注民年三歲出口錢二十至十四而止年十五出筭錢百二十為一筭至五十六而止又志漢武帝增口錢錢補車騎馬云此猶可也至更賦正率之更以月代邉戍之更以三日代而不得行者月為錢二千日為錢百王莽以為漢租雖輕而更賦之重至使罷癃之不免其言不為無據然則漢之更賦為民病則輕租僅足以償之爾漢紀注如淳曰三月一更中歲雇者月二千是為踐更戍邉三日亦名為更　食貨志王莽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實什稅一也唐自田租之外有調有庸調者隨家以出為

絹二匹綿三兩無綿絹則為布二丈五尺是調賦又重於田租爾唐志丁隨鄉所出歲輸絹二匹綾絹二丈布加五之一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謂之調此猶可也至庸法以身為役歲以二十為率是已七倍於古其為法以丁身為本案開元赦文有戶高丁多父母在而別籍居者迹其故豈不由丁口增多給田有限而庸役有加所以致此焉周琥言今之戶口不及隋十一而徭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其言亦不為無據然則唐之庸役為民病則輕租亦僅足以償之耳唐食貨志

用人之役以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及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免調三十者租調皆免止役不過五十日餘見馬周傳及元宗紀不特此爾古者授田於官八家百畆是民皆有田也漢為豪民之所占見上注唐以貧民之所鬻食貨志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則雖輕租薄賦民何賴焉古者輸賦於官各供所有是民無他費也漢之算賦則以錢見上唐之兩稅亦以錢貞元四年詔天下兩稅始用揚炎歲為之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月自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斗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則雖輕租薄賦民何賴焉此漢唐之賦往往倍於成周

也雖然以漢唐而論則漢又遠過於唐漢法雖有害於民而實優於農減租之詔無歲無之故流民免元帝紀初元元年貲錢不滿二萬免平帝行所過免武宣元成紀初郡免食貨志武災郡免于定國傳及帝昭宣元成紀軍事勞苦免高紀二年假田免元紀初元元年而新田則稍入武帝時河東渠田廢令賦稍入逋租之民又時貸馬成紀建始二年河平四年其待農之意何如哉是雖他賦過重而農尚亡恙也武帝費用百出利析秋毫直至海内虛耗而後已然輪臺之詔一下而民遽有息肩之意者蓋當

時取民之法固爲甚苛在商賈均輸平準鹽鐵之賦而已而漢家三十稅一之法猶存不改於農無加損也若唐之租調亦爲良法奈何德宗從楊炎之請遽變爲兩稅使他賦有出於商賈園林之征亦皆取給於田是雖曰省賦而農民之蠹甚矣見上注此終唐之世民生無聊之由也五代以來橫歛四出國朝立極已加蠲免而舊歲之額視唐爲加重熈寧以來新法一行元祐雖變紹聖復開而名色之多視國初爲加重渡江以來賦入

日少時復多事而一切之賦視熙豐為復重噫民病矣其可不思所以寬之歟且輸米一石加錢百餘舊無是也而廣南行之開寶三年詔廣南州縣歲輸米稅每石加牽錢百六十今每石上十文餘並倣未納國租先遭牽斂舊無是也而漢晉創之雍熙二年上謂宰臣曰晉漢未納王租先遭牽斂近年以來頗革此弊亦可謂之小康矣畝稅三斗錢氏弊政也兩浙田稅畝三斗錢氏國除朝廷遣王方贄均兩浙雜稅方贄令畝出一斗使還責擅減租稅方贄以謂畝稅一斗者天下之通法兩浙既為王民豈循偽國之法上從之惟江南福建猶循舊額人出地稅絹馬氏橫斂也咸平三年李允則知潭州初馬氏暴斂州人歲出絹謂之地稅及潘美定湖南

計屋每間輸絹丈三尺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輸歲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則請除之福歙有重稅之額五代方鎮多於舊賦之外重取於民國初悉皆蠲正稅額一定其間或有輕重未均處隨事均之福歙州稅額太重福州則令以錢二貫五百折納絹一匹歙州輸官之絹止重數兩太原府輸賦金乃令減價糴米補之後人往往疑福歙折絹太貴太原折米太賤蓋不見當時之意也秀州有別租之課秀州言錢俶千六百戶歲納二稅外別輸租真宗曰重加租稅課納於錢氏是橫賦也若錢俶族滅別加優卹此皆五代額外之取也國朝掃五代之煩苛還三代之簡易天下之田二十稅一猶下蠲減之令寬租之意何如哉然江南沿征至祥符而始去祥符元年陳靖言江南偽命日

於夏稅正稅外有沿征錢物凡十四件乃溫父借竊江淮物力不充征歛欺暴太祖克復之初舊弊不去若蓋樊知古怨偽朝不與名第既任轉輸罔恩鼎革私怨其上流毒其民使我皇朝只得伐罪之名未見弔民之實上作供征數內有可仍舊有可從新有可推為國恩有可推為民便願陛下察之

江西外增一斗之米至慶歷而始除慶歷七年諸路轉運廣要出剩厚有加耗謂之閏官江南諸州納米一石出剩一斗往往有聚歛之臣加耗之外要一斗以江西路歲百萬石若每石米一斗出剩已及十萬石上曰聚歛之臣過於盜賊遂止之何者蓋五代苛政過多積弊難去故耳至慶歷以來始定矣夫何熙寧大臣借周官之書文管商之術坊場河渡昔歸州縣今充為上供焉蔡官制熙寧間

取坊場河渡戶絕之産名人買僕斷佃量破産直以募衙前餘以助常平青苖取息三分為抵當茶塩坑冶昔在州縣今歸使者焉熈寧間置提舉茶塩司提點坑冶司青苖取息公帑雖厚而屠牛市肉如民病何司馬光言熈寧作青苖取息二分年則屠牛賣肉伐桑賣薪以輸錢於官寛剰過斂公府雖豐而拆屋賣木如民困何國初差役至熈寧行雇役下戶亦出錢謂之剰錢定州民有拆屋賣木免役錢均輸市易不貸秋毫商者苦矣熈寧立青苖免役市易均輸保甲保馬法鄭俠進流民圖諸色賦斂皆輸以錢農者傷矣元祐元年蘇轍言自熈寧以來民間出錢免役又出常平息錢官庫之錢貫朽而不可較民間之錢搜索殆盡此皆熈寧新法之弊也

元祐以拯溺救焚之仁爲改紘易轍之舉罷青苗免役之法去市易均輸之政吾民至是始有慶歴之望未幾紹聖諸人復之而崇觀奸臣又重之而祖宗之仁政幾失矣中興以來非不復舊然土宇半於全盛之時而兵費倍於全盛之時不雨於天不輸於鬼其勢求斂於民然大抵多縻於兵而他用不及什之一焉自今攷之諸路之歲入雖爲錢三千五百四十餘萬緡而歸於版曹者一千九百餘萬緡歸於淮東之總者二百六萬歸於

淮西之總者三百七十八萬歸於湖廣者五百七萬歸於四川者五百三十萬且猶未足也又於三榷務歲入二千四百萬之中捐五百五十萬以給版曹捐四百八十萬以給淮東捐八百九十三萬以給淮西其得供於朝廷者不過五百餘萬緡耳此安平無事之時所出之數如此況渡江兵革方殷之時乎是故以酒務商稅州縣出納等錢而入經制似過取耳然迫於給軍不得不取也建炎二年初宣和因方臘之亂官兵無所給乃詔發運使陳亨伯經制東南亨伯始設比較酒務量

添酒價及商稅額亦增一分并賣契紙錢公家出納每緡收二十三文並號經制錢靖康罷之至是葉夢得言經制之法添酒價增歲額並賣契紙頭子錢皆求於民之所欲非强其所不欲望復行之

以耆户庄後茶盐貸息等錢而入總制若過斂爾然時方用兵不得不斂也

建炎五年令章誼措置財用初州縣出納錢物每緡收二十三文作經制錢至是加為定數除舊合得外餘並拘發以需軍需既又拘耆户長庄錢并抵當庫四分息錢及轉運司移用常平司七分茶盐司貸息等錢悉歸總制司而總制岁自此始矣

月樁而非贍軍未必取也

七年先是諸路贍大軍錢令運司於經制榷酤征商等數内逐月樁辦是月樁錢所樁不能什之二三餘則州縣之吏臨時指畫未免斂之百姓耳

折帛而非給士未必有也

紹興元年謝祖信言和豫

買為民之病有司變為折帛錢又甚病者也祖宗時官儈錢於春民輸絹於夏公私兩利其後官無本可依則名為豫買其實白著軍興行一切之政數歲前縑價高折錢或十千八千今價減而有司猶執前直一例折錢使民鬻縑而求緡此又甚病也

無額上供

紹興二十五年時諸路上供數外又有無額上供錢及一萬貫以上推賞有差其後言者又乞二千貫以上即無推賞

陰取給賞

紹興二十七年趙逵奏四川取民之途有二如給賞絹之類官以民所納者揭之通衢此明告而取也如給賞錢之類總領以數下州縣必陽戒之曰無損歲計無傷民力此陰取而不告也

改鈔軍衣等錢儻非為三軍之用亦何忍而求之乎

乾道三年臣僚言郡守下車首請屬邑督責財賦如數方許還邑此之謂獻助錢委郡丞職幕官下邑官認發錢物抑無為有增少為多此之謂剗刷錢二稅就州輸納既倍

收合耗重增折科又率具合零就整一寸納一尺一合納一升謂之奇零錢酒税不照國初額止從重數謂之遞年課利錢至於催到上供錢物之類申發鈔狀到州多行截留先填舊欠别行催發謂之改鈔錢及當支散春夏衣賜拋降數目拘催謂之軍衣錢又有無額鈔總制錢之類不一而足籍為定數按月觧發曰版帳曰綱目曰格目又有所謂月樁并清冊子數所在州縣名數不同是皆州汩於縣之色目也今日賦目雖視紹興而陰取之數視紹興又重矣何者賦有常時時有常數今乃重權大量以取贏餘既有加耗又有折色吾民何以供賦入有限限與民宜今乃妄意科歛非時追索民方勤農先赴星限未攷官課先辦吏需吾民

何以供國家蠲免之令墻掛壁粘朝廷寛恤之詔黄放白催吾民何以告雖常賦定數未易遽革而額外剩歛獨可不省乎昔邵先生有言曰諸賢能寛之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為士夫者盡致思焉邵康節曰云云

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三

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四　　宋　林駉　撰

榷酤

酒之有禁尚矣自古至今大畧有三以民之傷德敗性而禁者一也以民之糜穀耗粟而禁者二也借古人酒禁之名而為規利之術者三也予嘗究其始末而論之未嘗不嘆後世風俗之不古也夫酒之為物古人惟以供祭祀而君臣之間以爵酒相戒凡羣飲者執拘以歸

于周予其殺酒誥周王誥羣臣曰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刑之至重莫此為甚然聖人豈有他意哉惟懼其沉湎浸漬黷亂風俗不過導迪民彝防閑私慾而已至於地官有司虣以掌市飲之禁秋官有萍氏以掌幾酒謹酒之禁皆是意也是禁也豈非為傷德敗性之故歟漢初酤酒有禁而時有酺賜蓋因秦法之舊蕭相國作為律令羣飲者罰金四兩著之法令亦頗有古意文紀注漢有酒酤酤有禁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至漢

文以即位而賜民酺文紀帝即位賜民酺五日元年詔云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十六年九月令天下大酺景帝以歲旱而禁民酤景紀中元五年夏旱禁民酤懼以有用為無用之舉靡耗米穀民食不足爾後元酒醪靡穀之戒可見也是禁也豈非為害穀耗粟之故歟吁古之酒禁為亂德也漢之酒禁為靡穀也靡穀而禁似若非古然猶有崇本抑末之意至其後也三變而為爭利之術宜乎國政之日蕃而風俗之不古也自其未榷之初猶有吏舍歌呼之習曹參傳其既榷之後光禄之郎醉

汚殿陛九卿諸吏仰天嗚嗚楊惲朝廷之間且有此則鄉黨小民何所不至耶甚矣宏羊之作俑也方武帝多事用度不足宏羊以商賈之習不恤民計置官榷酒考其歲月至天漢之三載而初榷蓋春秋暮年利源益浚自是以後惟恐民之不買酒也武紀天漢三年春二月初榷酒酤始元賢良文學之徒願罷鹽鐵榷酤方發議之初以鹽鐵均輸與酒榷並議而桑大夫答之尚猶以皆便為辭及再詰之後姑專以均輸鹽鐵為請而酒榷之法已置而不

敢護則酒榷之設其義蓋悖歟賢良既議之後鹽鐵均輸尚無恙而榷酤一法首從剗去亦幾乎古矣昭紀始元六年召郡國文學賢良問民所疾苦皆對願罷酒榷均輸等官無與民爭利宏羊難之於是丞相田千秋奏宜罷郡國榷酤令民得破律酤租賣酒升四錢霍光大臣不學亡術未能取康誥之書以嚴羣飲之禁乃且令民得自酤酒而官稅升四錢其月攗一雞者乎其後長安三輔每有私酤之獘趙廣漢宣帝時廣漢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家搜索私酤　初廣漢客私沽長安而丞相史逐去客而他日百寮用度不給大臣又有賣醪之請翟方進傳

制詰下云乞賣酒醪後請止雖未竟行而言利之徒因取為六筦之令民始病於此矣王莽傳初魯康言鹽鐵錢布皆斡惟酒酤獨未斡復設六筦之令命縣官酤酒義和置酒郡人乘傳督酒利云一厥後相仍指為常制陳文帝以國用不足而行榷酤南史陳文帝天嘉中虞茘等以國用不足奏請榷酤從之唐肅宗以廩食方屈而禁酒酤唐初無酒禁肅宗乾元二年京師酒貴帝以廩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代宗令酤戶而納月租唐代宗廣德二年定天下酤戶以月收稅大歴中蕪定三等逐月稅錢德宗以榷錢而隨兩稅憲宗元和六年罷京師酤肆以榷酒錢隨兩稅青苗歛之皆指此為規利之媒也五代以來其法愈酷私

酒湑滴犯者至死況不止於湑滴乎東萊文五代之時如王章之徒提酒湑滴處死太祖自湑滴至一石其法甚寬私麴勺合論者棄市況不止於勺合乎漢初犯私麴者棄市周祖令至五斤死上以藝祖法禁盜詺民犯私麴至十五斤者始處極典立極痛懲前弊雖未能盡弛一時之利然易嚴而寛其革有漸爾向以湑滴而至死今而寛至於一石見上注向以勺合而棄市今而寛至於十五斤見上注或者苟不覩前代行刑之慘而妄議祖宗立法之意是不知本之論自後列聖相承日減月剋而酒禁並無死刑皆太

祖貽謀之善東萊文自後列聖相承漸漸蠲減所以後來酒禁都無死刑正如孔子所謂為之兆也

是故益州麴錢寧除而不課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詔除諸州官措置榷酤舊造曲鬻仍除益州歲增麴錢六萬貫寶訓

江南酒課寧罷而不取寶訓真宗咸平六年秦義畫策增榷酤課以助軍旅之費遣朝臣乘傳諸州初增榷酤之課景德元年江南諸州頗為煩擾屬歲歉罷之二年李昉言江淮兩浙荊湖亦望停寢俟歲稔如故上見奏亟罷仍詔義等自今榷酤課勿復增益

江淮榷酤第從中制恐下無遺利也寶訓時江淮制置秦義上言榷酤遺利望增課上曰榷酤之設本以經費之廣故助國用若使下無遺利非常久之道第詔酌中而務於通濟

諸路榷酤立為定規恐言者增課也長編景德四年因宰相王旦言淮南諸路榷酤

增益課利煩擾特甚乃詔三司取一年中數立為定額自今中外勿得言增課以圖恩獎然則酒之有榷豈祖宗之得已哉特以國用寖廣未能遽弛仁心不獲寓於仁政爾噫此猶未足以見聖人之用心也學士酒失斥而不用近臣酣飲去之不容乾德二年令竇儀為翰林學士時宰相有欲復用韋曄者對曰近王著以酒失罷去曄之酣飲尤甚於著豈當復用耶乃止有周人正德之意乾德之詔糜穀有戒乾德四年詔古者倉廩實禮節興所宜禁民飲愽勿致遊惰戒崇儉免於糜穀其慶歷之令羣飲有禁仁宗初詔鄉村不得增置酒場初上封者言天下酒課月比歲增無有底極非古者禁羣飲欲節用之意故條約之即漢初重本

之意此祖宗之酒禁又不專在於區區之利葢以正德重本之美意並行其閒矣自王安石開利門增酒課於青苗方散之時而為囮民之舉張肆設樂惑亂民心果何俗也設法命名籠取市利果何義也東萊文自王荆公置飲散青苗法一時新進苛刻之徒布在州縣青苗因收利息於散青苗之時官司又多張酒肆廣為聲樂耀人之耳目今俗謂之設法葢自此始嗚呼古者懼民之為過自設法之後反納於有過古者恐民之羣飲自設法之後惟慮其不飲桑宏羊榷酒之法見前注至是又變矣向非中興以來深

鑒其失罷蜀中隅槽之榷建炎二年張浚趙鼎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帑罷酒即舊坊場所置隅槽設官主之聽醞戶以米赴官司自醞凡米一石輸錢三千紹興二十六年貴庭論隅槽酒臺之事上曰此張浚趙鼎濟一時之急耳今休兵既久自合更也弛七閩萬戶之禁紹興二十七年上曰中間福建用鈔鹽未幾復罷若可行祖宗已行之正如萬戶酒前後欲榷者甚多然竟不可行大抵法貴從容不然不可經久於國用不得已之中弛利寬法明示此意於天下愚恐末流之弊又不止於設法矣噫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宏年小人安得不執其咎昔先正翰林蘇公論酒誥一書以為漢武帝以來至于今皆有酒禁刑

者或至流賞者或不貲未嘗少縱至於私醸終不能絶周王獨何以禁之曰周王無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東坡書觧然則欲明酒禁之法當以祖宗正德重本之美意毋但為取利設可也

榷茶

嘗觀禹貢任九州土地所宜而無茶一字周禮列祭祀賔客之名物亦無茶一字以至漢唐以來史傳所載皆不言之夫茶充於味而饒於利何臧於今而不用於古

乎抑有說焉按本草茶本名茗一名檟一名蔎今通謂之茶蓋茶近故呼之末之乃可飲與古所食殊不同本草

而茶譜云雅州蒙山中頂之茶獲一兩即能祛疾二兩無疾三兩固以換骨四兩即為仙矣其他頂茶園採摘不廢惟中峯雲霧蒙散鷙獸時出故人迹之所不到是茶也本藥品之至良也茶譜雅州蒙山中有五頂頂有茶園其中頂曰上清峯昔人有遇老父謂曰蒙之中頂茶獲一兩即能祛疾二兩無疾三兩固以換骨四兩即為仙矣其四頂茶園採摘不廢惟中頂草木繁密雲霧所蔽鷙獸時出人迹不至至唐人茶飲序云釋滞

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則知自蒙山之外他土所產其性極冷故多雜以草木食之是茶也本草食之相混也（唐毋煚茶飲序云）及其後也智者創物製作愈精亦可以少易其性譬如易牙先得口之於味而俾天下之人皆知所嗜而有國家者因以為財賦之原焉究其所由來貴於唐而盛於我朝也亦猶含桃薦廟而盛於漢（漢以含桃薦寢廟）荔子萬錢而重於唐（唐貴妃嗜荔子時至萬錢）蓋物之所尚各有其時爾自唐陸羽隱於苕溪性酷

嗜茶乃著茶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陸羽上元初更隱苕溪自稱桑苧翁性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煬突間祖為茶神有常伯熊者因陸羽論復廣煮茶之功李卿知伯熊善煮茶召之如常伯熊嗜之見上玉川子嗜之盧仝性嗜茶至飲七椀曰覺兩腋生清風江湖散人嗜之陸龜蒙號江湖散人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故天下益知飲茶回紇入朝亦驅馬市之矣回紇傳入朝驅馬市茶習之既久民之不可一日無茶猶一日而無食故茶之有税始於趙贊唐志德宗時趙贊議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為常平本錢行於張滂通典上元九年初税茶凡州縣

產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從張滂之請也至王播則有增稅唐志穆宗時王播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至王涯則有榷法同上王涯置榷茶使使徙民植茶於官場迫至我朝往往與鹽利相等賓主設禮非茶不交而私家之用皆仰於此榷商市馬入衘置使而公家之利全辦於此茶至是而始重矣然嘗以國朝榷茶之法而觀之曰榷務曰貼射曰交引曰三分曰三說曰茶賦紛紛不一然論其大要不過有三鬻之在官一也通之商賈二也賦之茶戶三也乾德之榷務筆談太祖乾德二年詔在京建州漢蘄口各置

榷貨務五年始禁私賣

淳化之交引 太宗淳化四年行交引法置榷務

咸平之三分 咸平五年王嗣宗始立三分法以十分茶價四分給香藥三分犀象三分茶引六年又改支六分犀象四分茶引

景德之三說 景德二年許入中錢帛金銀謂之三說並筆談

此鬻之在官者

淳化二年貼射置法 淳化二年令商賈就園戶置茶於官場貼射始行貼射法至四年行交引罷貼射同上

此通之商賈者

嘉祐三年均賦於民 嘉祐四年韓絳及三司言茶課歲二百四十四萬八千嘉祐三年才及一百二十八萬又募人入錢皆有虛數實八十六萬而三十九萬有奇是為本錢才得子錢四十六萬九千而已其賫運給費不與焉宜納至和之後一歲之數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戶恣其買賣詔弛茶禁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歲輸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唯臘

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此賦之茶戶者然榷茶之法官病則求之商商病則求之官二法之立雖曰不能無弊然彼此相權公私相補則亦無害也惟夫均之於民則民病始極噫豈惟民病哉雖在官在商亦因是而有弊爾愚嘗推原其法自乾德置榷茶之務定私買之禁然利額未甚多場務未甚衆而民之有茶猶得以自折其稅是官鬻猶有遺利也太祖乾德二年諸州民有茶附折稅外官悉市之許民於京師輸金銀錢帛官約券就榷務以茶償之時在京建州漢蘄口置務他處皆未置自後有十三場六榷務之立至淳化

許商賈置鬻茶之場而行貼射之法然大商之利多而國家之課減末幾復罷其制是通商猶有遺法也國初許商賈就園戶置茶於官場貼射謂之貼射法太宗淳化三年始行之四年罷仁宗天聖元年復行之行之三年利歸大商又曰邊糴償以見錢京師府藏不足以繼爭言不便孫奭言商人貼射則善茶入商人入官者皆粗惡詔罷行三稅法商納芻粟於邊郡官給文券於茶務此交引之法爾然鬻引之具一興而所給之茶不充此利復在商而不在官也西北用兵又募商人入中粟麥材木於邊郡給文券謂之交引許就沿江榷務自請射茶郡所入直千五六千至三十千而給券百千謂之加擡然商人入中者不知茶利至京皆以茶引鬻於茶

商百千纔得二十餘緡謂之實錢輦下坐賈逆專交引以射利謂之引鋪歲月滋深沿江茶務交引紛至茶不充給計歲入雜茶三年不能償其弊如此始以茶錢與香藥犀象為三分之法邉糴未充而商人為便後以轉糴便糴直便為三說之法邉粟雖足而商人折閱此利徒在官而不在商也

熈寧四年吳充曰茶法初立許商人入芻粟之郡入交錢至京師或使銀金紬絹或香藥犀象唯所欲商人便之後以邉糴未定遂以三分之法定立分數不許從便又茶官多置茶之下者茍足課額商人得之往往折閱所以大壞又筆談舊傳茶有三說見錢為一說犀牙香藥為一說茶為一說此乃三分法謂緣邉入納糧草價折為三分一分折見錢一分折犀象雜貨一分折茶爾後又併折鹽為四分法予在三司求得三說乃是轉糴

為一說便糴為一說直便為一說轉糴者極邊糧草歲入必欲足常額三司先封樁見錢緊便錢緊茶錢然後召人入中便糴者沿邊糧草商人先入之諸京師請慢便錢慢茶鈔及雜貨直便者商人取便於沿邊入納見錢於京師請領轉糴數足然後聽便糴直便以此商人就趍極邊轉糴之二法者官無全利亦無全害商無全得亦無全失盖彼此迭相救矣夫何韓絳以三司所得之息而均於茶戶之民舊納茶稅今變租錢民甚困之見上甚者稅不多登而官有浸虧之課販者日寡而商有不通之患此官之與商商之與民交受其弊歐陽言民舊納茶稅今變租錢一害也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絕不通行二害也茶租

不登浸虧園用三害也往時官茶容民入雜故茶多而賤今民自賣須要真茶真茶不多其價遂貴四害也河北和糴實要見錢京師歲輦於河北五害也歐陽五害之說豈欺我哉見上

噫此猶未至極病者茶戶均賦固也異日均賦之外復有榷之之法民堪之乎靖康元年楊時言陛下復祖宗之舊崇寧紛更惟茶塩二法最為民害仁宗會榷茶爭利均為茶租戶輸之弛其禁令茶租錢輸如故而榷戶愈密是榷之又榷也茶地出租可也異日無茶之所亦例有租錢之輸民堪之乎王德用塵史嘗試攷之其茶凡三名一名供軍稅茶蓋江南李氏所取以助軍也二曰酒茶乃景德之前因撲賣縣酒課其利計茶以納後因敗欠遂以數敷出於民三曰市茶景德三年歲荒官許額外課茶以濟艱食後

不復減湖北二路淮安復漢陽三州軍無茶租盖民不種以資利耳嘗按茶之起謂之根租以茶株均敷具多寡而已今水湖田宅之地無茶株而有茶税

噫民病矣其可不為之慮耶昔

開寳中有司請高茶價我太祖曰茶則善矣無乃困吾

民乎詔勿增價噫是言也將天地鬼神實聞矣豈惟斯

民感之哉愚願今之聖天子法之太祖開寳七年有司以湖南新茶異於常

歲請高其價以鬻之上曰茶則善矣無乃重困吾民乎即詔第復舊制勿增價直寳訓

景德中茶

商倶條三等利害宋太初曰上等利取太深惟從中等

公私皆濟噫是言也將民生日用實頼之豈惟國用利

之哉陳恕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條利害第為三等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上等之説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下等固滅裂無取惟中等之説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行之數年公用足而民富實世言三司使惟陳恕為稱首愚願今之賢大夫法之

搉鹽古今鹽法之沿革

昔禹貢以青州貢鹽而鹽用始興當時鹽雖入貢而與民通用也禹貢青州厥貢鹽絺周官以鹽人掌鹽而鹽用始重當時鹽雖有官而未始不在民也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蓋古者名山大澤不以封天子使吏治之而入其貢賦或稅

取焉以待時發夫其不封也非徒利之九兩藪以富得民而繫之于太宰將與百姓共矣（太宰）至管仲以魚塩富國以功利相君著海王之篇興塩筴之利（通典齊桓公問管仲何以為國對曰惟筴山海為可耳桓公曰何謂山海曰海王之國謹正塩筴）舉三代聖人正大之用而為後世自私之謀至使禁榷之法與古人相為終始仲其作俑之尤也仲何人哉秦之塩利至二十倍於古（漢食貨志秦改帝王之制塩利二十倍於古）漢之山澤以為私奉養（漢表少府掌山澤之租以共奉養）則塩之不在民可知矣然漢初隄防

未容搜取未悉吴王煮海雄視一方吴王濞東煮海水以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猗頓之富與天子埒前猗頓傳用鹽起富與王者埒漢初猶有遺利在民也自鄭當時一旦薦齊之大鬻鹽者而鹽之在官始悉前食貨志咸陽齊之大鬻鹽承僅南陽大冶故鄭當時進言云云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王鹽官與牢盆於是懼其無所職掌也郡國置官三十有九而鴈門沃陽有長丞焉同上元封五年宏羊為大農丞斡天下鹽鐵請置大農部及數十人分部王郡國各在往置鹽鐵官又地理志郡國鹽官有三十九鴈門沃陽有長丞又懼其無所監臨也鹽官之上又有鹽長官焉表司農屬官斡

官有兩長丞幹官郡幹鹽鐵者注云又懼其無所稽考也則又舉而一之於司農水衡之職焉表大司農屬官有斡官又後漢志郡國鹽官本屬大司農又水衡都尉有均輸官主鹽鐵事上下相統一孔不遺宏羊孔僅之徒鞭箠殆盡而民始病苦矣雖然剥利固切而猶未竭澤也以史攷之鹽官之置多見於西北而東南之郡特少如會稽一郡則今之兩浙路也而獨海鹽有鹽官廬江九江二郡乃今淮甸間也獨睆城有鐵官而無鹽官地里志又觀終軍詰徐偃以為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

西枕泰山東有東海二國食鹽悉取於鄣郡鹽鐵郡有餘藏終軍傳軍詰徐偃矯制曰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二國食鹽悉取於鄣郡鹽鐵郡有餘藏正一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為辭何也縱膠東魯國廢不取當時諸郡相通彼此相補雖以東南財賦之淵以武帝之多慾行之且猶有不盡取者其後昭帝議弛禁而不果昭帝時舉天下賢良文學之士願罷鹽鐵摧酤於是丞相奏賢良文學不明縣官猥以鹽鐵為不便宜罷郡國摧酤酒關內鐵奏可時鹽摧不罷至元帝雖嘗罷之未幾復置食貨志元帝時罷鹽鐵官三年而復之是以終漢世而不變此君子重始立

法也自是而後魏因衛覬之言而置鹽官三國時衛覬議曰鹽者國之大寶宜依舊制使者監鹽賣魏武帝於是遣謁者僕射監鹽官陳因虞荔之言而立鹽稅陳文帝天嘉元年虞荔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稅從之沿歷至唐始為軍國大計焉鹽之池十有八鹽之井六百四十皆隸度支見食貨志第五琦劉晏講明備盡乾元初第五琦初變鹽法就海井竈之池置鹽院後劉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天下財計鹽利居半官兵諸費皆仰給之其後軍費日滋鹽價日踴有以數斗之粟而易一升之鹽民有不勝之病大歷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

居半宮闈服御軍鎮百官皆仰給焉其後軍費日增鹽價浸貴有以穀數斗易鹽一升私糶犯法未嘗少息唐志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開一開而不可復塞推原其故管氏子不能逃其咎也捨是而以我朝鹽法論之鹽之種類蓋不一品有出於池出於海出於井者有出於地出於山出於木石者北方之鹽盡出解池疏為畦隴決水以灌南風以播鹽始成熟此池之顆鹽也南方之鹽產於海西蜀之鹽產於井煎熬出素烹煉成鹹此海井之末鹽也河北所產成於鹵地永康所產出於山崖

此出於地出於山之鹽也胡中之鹽或生於木或生於石此出於木出於石之鹽也東萊文世所共知者有三如出於海出於井出於池三者鹽之尤多世共知之如青州出於井幽薊北海嶺南南海皆出於海劍南西川出於井如河東鹽出於池如解池鹽之尤著者大畧三種三種之外所出亦多如河北有鹵地此出於地者如來康軍鹽出於崖此出於山者又有出於石出於木品類不一大抵南方所出是海鹽自漢以來海鹽井鹽同煎熬之制皆烹煉然後成兩處之鹽必資人力如解州之鹽大抵如耕種疏為畦隴決水灌其間必候南風起此鹽遂熟風一夜起水一夜結成鹽所以北方皆坐食鹽如南風不起則課利遂失大海鹽井鹽全資於人解池之鹽全資於天而人不與

大抵鹽者吾民之日用不可一日闕所以天地間無

地無之然論大農國計之所仰惟淮之海鮮之池最資國用至蜀之井自贍一方河北之鹵素無禁榷其餘山崖所生木石所出亦不多爾國朝淮鈔未行置倉建安江浙湖廣以船運米而入真州真州因船回鹽而散江浙湖廣以之發鹽得船為便彼之回船得鹽為利國不匱而民亦足費益省而利益饒此李沆之良法也東萊文方其國初鈔鹽未行是時建安運置鹽倉乃令真州發運在真州是時李沆為運使運米轉入其倉空船回皆載鹽散於江浙湖廣諸路各得鹽資船運而民力寬此南方之鹽其利廣而鹽榷最資國用自蔡京秉

政轉般法壞始則俾商賈入納於官而爲鈔法以遠近爲差終則俾商賈已納其錢而鈔復不用而折閱益甚此海盐之法壞於蔡京之手蔡京秉政廢轉般倉立直達之法使商賈入納於官爲鈔盐法請鈔於京師商賈運於四方有長引短引限以時日蔡京專行罔民盐法數十日一變盐法既變則鈔盐亦不可以用商賈既納錢之後鈔皆不用所以折閱甚多國初解盐通商陝京爲便商以納錢之鈔輸貨務官以給盐之鈔在解池公家無輦運之勞民用無泥沙之雜契丹以盐奪課則防之西夏以盐入界則禁之公私通融君臣便利此盛度之

良謀也舊制陝西三十五州軍京西十州軍許民買解鹽餘皆榷之慶歷元年議者以輦運之役困於軍民不若商旅入錢散鹽上命戚度與三司議之度請以見錢輸在京榷貨務就地給鹽其利有五方禁商時官自輦運兵兼疲勞今無此弊一利也始以陸運既差貼頭又役軍戶今悉罷之二利也舟運有沉溺之患兼又侵盜雜以沙泥今得真鹽三利也錢為富家多藏公商歲出緡錢五千餘萬頗助經費四利也歲減監軍人畦夫役作之給五利也上從之遂詔弛三十一州軍榷推而行之又呂文解池有契丹西夏之鹽相雜解池鹽味不及西夏價直而西北又賤所以沿邊多盜販二國鹽以奪解池國家當措置關防徼廟初雨水不常圍塹不容守者護視不固為外水所雜不復成鹽所以大失課利自蔡京解之鹽法盡廢

而滄之鹽價復踴西北之鹽鈔多剩而榷務之錢鈔復

阻況以雨水不常地力消耗此解鹽之法復廢於蔡京之手大觀四年初舊法以六路軍須給鈔於邉募商入中其鹽即赴解池錢即赴榷貨務支復以都茶場引錢課利輸榷貨務軍民便之至蔡京聚錢中都進羨要寵及先變鹽鈔錢鈔為二改鹽法廢解池行滄鹽於西北鹽翔貴又地界遠故西北鹽鈔多剩至錢鈔則榷貨務艱澁百端商旅不行始以軍糧須貴科之於民及弓箭手至是張商英以為言詔復舊法餘見上祖宗以庸蜀僻遠恩澤鮮及貢入常多故不忍以鹽謀利而重困之邛州一旦減鹽井之課至一百萬此王堯臣力言蜀井之不可榷也慶歷六年益梓夔三路轉運使皆乞增鹽元課王堯臣不從上問其說對曰庸蜀僻遠恩澤鮮及而貢入常多民力由此

困朝廷既未有以恤之而又牟利焉是重困也上善其對五月減邛州鹽井課歲額緡錢一百萬長編夫何王宗望小人以商賈之利而損國家之體庸蜀之鹽始榷矣元豐四年夔州路轉運使王宗望乞就成都置鹽榷司而兩蜀産鹽之地置場其井盡榷之官然後售之於民祖宗以河北自安史之亂藩臣竊有其利因而以鹽定稅固無再榷加以河北鹵地彌望非如蜀井鮮池立墻塹以封守熬波即成非如南方瀕海待煎烹而易察此張方平痛論河北不可榷也慶曆六年三司使王拱宸言請榷河北鹽三司更立榷法未下張方平見上曰河北再榷鹽何也上曰始立榷法非再也方平曰周世宗以河

北鹽課均之兩稅今兩稅鹽鐵是也豈非再榷乎上大悟立罷之又呂文惟是河北之鹽自安史亂河北一路緣藩鎮據有河北鹽後因而以鹽定稅所以河北一路無榷鹽仁宗時議者要禁榷仁宗不肯神宗時荆公章子厚亦欲禁榷神宗亦不許自後章子厚為相方始行禁榷犯者甚多盗賊甚起河北所以不可禁煎河北之鹽又與其他不同如井鹽官可知一井故井鹽可榷如觧池之鹽毫釐封守亦可禁榷海鹽亦待煎起爐閉爐非一且所成官司又勤禁察亦可禁榷淮河北鹽是鹵地其地甚廣非如井池可以為篱塹封守又却纔煎便成非如海鹽必待煎煑可以禁察所以最易得犯禁自章子厚禁榷河北一行靖康之末盗賊滋多矣

夫何子厚奸臣以箕斂之法而為固寵之計河北之鹽始再榷矣見上此國朝鹽法沿革之大畧也愚嘗因是而

思之天下不可一日無儒者之論也何者君子之為國計為公而不為私小人之為國計言利而不顧義自公私不兩立義利不相合而天下之正論廢矣齊之盐筴不行於太公之時而行於管仲圖伯之日漢之盐榷顧罷於賢良文學之口而力行於桑孔小人之説此猶可也國朝淮盐之法李沆以公行之而便蔡京以私行之而病觧盐之法盛度以義行之而利蔡京以利行之而獘庸蜀之盐王堯臣不之榷而王宗望榷之河北之盐

張方平不之擁而章子厚擢之君子小人其枘鑿也如此彼小人者不過以規利為遠謀以富國為大功而國家之重計生民之大業彼何知焉古今之所以為民禍者未有不由小人之誤國信矣夫天下不可一日無儒者之論也

錢幣

堯鑄錢於歷山以遭洪水而鑄也湯鑄錢於莊山以遭大旱而鑄也 堯遭洪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人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出後魏高謙之表

嗚呼錢幣之來久矣聖人特為水旱權宜之設未嘗倚之以為經常之用也至周太公立九府圜法而國家之經用始資焉錢圜函方輕重以銖而錢之制以定利於刀流於泉而錢之用以通錢之為用昉乎此歟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疋故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帛出漢志　嗟夫六府養民金居其一利用厚生日用資焉書　此天地自然之利何假夫鑄金為錢而後為利哉聖人裁成輔相懋遷化居鑄金以救民於水旱之

餘是亦因所利而利之即斲木為耒以濟天下之義也易然輕重相權之法猶未若是之紛紛也景王當周之季欲更鑄大錢而單穆公始有子母之說雖穆公之言弗聽太公之制遽更而勸農振乏百姓利焉周景王二十一年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作多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之今王費輕作重民為其資能無匱乎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者有周郭以勸農贍不足百姓蒙利焉出國語漢志

自子母之說肇於穆公後世於是有輕重之制有直當

之法由周而唐迭更迭變而民病之君子攷論之故作俑之由舍周景之君臣其奚歸雖然亦嘗攷論夫輕重直當之始末矣秦之錢質如周秦之不周君子知其故也秦兼天下幣為三等黄金以鎰名為上幣錢銅質如周同上漢興何為是紛紛者高帝懲秦重幣之餘而鑄筴錢已不免有輕重之意未幾高后以其太輕而重之於是有八銖之行高后二年行八銖錢應曰本秦錢漢以其太重更鑄筴錢民患其太輕故行之出本紀文帝以其太重而輕之於是有四銖之改本紀五年自時厥後或輕而三銖建元以來

用少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出食貨志或重而半兩文帝時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食貨志八九十年之間錢幣屢更而農商俱病以聖人救民之具而卒為病民之端抑何不思之甚耶蓋至於武帝元狩五年罷半兩而鑄五銖元狩五年詔罷半兩錢而行五銖錢本紀雖變於新室而光武中興復還武帝之舊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銖錢以其輕重適中故也自五銖之行多之不加輕少之不加重則三官之鑄至元始中積至二百八十億萬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水衡都尉掌上林其屬有上林均輸鑄官辨銅令三官自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

（億萬餘漢志）豈非五銖之制久而無弊歟魏人或罷或立然亦不能變五銖也（魏文帝罷五銖錢以穀帛為市買至明帝太和間復立五銖）他如蜀之直百（蜀先主拔成都軍用不足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帝從之晉志）吳之當千（吳孫權赤烏元年鑄當千錢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晉志）愈變而愈重晉之四分沈郎（晉元帝過江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分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魏志）宋之來子荇葉（宋廢帝時有來子荇葉之名）愈變而愈輕甚而曰鵝眼曰綖環入水不沉十萬不盈一掬（宋廢帝時錢一千長不盈三寸謂之鵝眼劣於此者謂之綖環入水不沉十萬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賈不敢行）由三國歷南北以至

於隋錢之名制不一而足至有秤錢之令北齊天下之市各置秤於市門私鑄不禁但重五銖然後聽用之有置用之法隋京師及諸州邸肆皆令立榜置樣為准不中樣者不入於市此輕重迭更之弊也唐興亦可以監矣何當直之法猶沿前代而未能一洗其輕重迭勝之弊哉夫當直之法始於漢武京師赤仄之制漢武帝時郡國鑄錢民多奸鑄公卿請令京師百官鑄赤仄一當五通典自漢以後以一當兩宋元嘉二十四年江夏王義恭建議請以大錢一當兩出南史或以一當十梁敬帝太平二年改四銖錢一當十同上甚至以一當千周宣帝大象元年鑄永通方國錢以一當千出隋志夫物之不齊物之

情也自天一地十生成之數既定累一至十累百至千秩然之數不可躐取如舉一可以當十則天地生成之道息矣夫何唐人不明此理猶踵其弊而不之改耶武德八分之行是也唐高祖武德四年初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四銖三絫輕重小大最為折衷遠近便之通鑑未幾乾封之鑄以一當十高宗乾封元年鑄乾封泉寶徑寸重五銖六分一當十通鑑唐書自高宗貽謀之不善先後嗣子孫法愈出而愈弊試以肅宗之時觀之乾元之錢一也徑寸者當十而寸二分者當五十一寸之徑與寸二分之徑均

之為錢何為是之差別耶問之則曰重稜之不同自重稜之法既出於是民間之錢大而重稜者亦號重稜法既多端物價翔踴不得已而定減其直上無定制下無定從於是民間交易錢有虛實之名矣

肅宗乾元元年經費不給鑄錢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亦號乾元十當錢第五琦為相復命絳州諸爐鑄重輪乾元錢徑二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寶皆有外郭為重輪每緡重二十斤與開元通寶並行以一當五十是時民間行之錢大而重稜者亦號重稜錢法既屢更物價騰踴上元元年減重稜錢以一當二十開元舊錢與乾元十當錢皆以一當十與莊庇碓等交易當用當十錢由是錢有虛實之名唐志會要

終唐之世經費不給則議鑄見上注兵役不支則請鑄唐自淮上用兵役錢益少鍾模請鑄大錢一當五十通鑑或以一當二或以一當三代宗即位乾元重寶錢以一當二重輪錢以一當三唐志當五十者有之見上注當十大錢者有之同上此直當迭更之弊也嗚呼攷論歷代之變更推究錢幣之始末堯不可及也湯不可及也由周而來僅有漢唐而輕重之迭勝當直之屢更其弊若此曷不廣鑄以濟其乏歟漢初猶有盜鑄之令至文帝弛禁放鑄雖以賈誼七福之說不能回帝之聽故吳

鄧之錢布於天下富埒天子財過王者利權弛而不收孝文五年更鑄四銖錢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因陳七福之說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銅富埒天子鄧通以鑄錢財過天子故吳鄧之錢布天下武帝禁郡國無專鑄禁之誠是也武帝禁郡國無鑄專令上林三官鑄錢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章帝罷之縱民自鑄利權收而復弛後章帝章和二年遺詔罷郡國鹽鐵之禁縱民煮鑄通鑑埶利人主之大柄其可弛之於下哉唐至元宗錢禁未弛也夫何放鑄之議雜起於張九齡之徒九齡曰放鑄是劉秩則曰放鑄非一是一非卒無定論止詔禁惡錢而已

九齡固賢臣也五不可之說劉秩非不善謀惜九齡不之悟而元宗不之聽也唐元宗開元二十二年宰相張九齡建議宜縱民鑄錢叅軍劉秩言五不可於是下詔禁惡錢而已唐志惟我國家監前代已往之弊故鼓鑄之權操之於上而不縱之於下饒之永平仍於唐池之永豐置於至道江之廣寧置於咸平韶之永通置於景德而虔之鑄錢院又置於大觀並中興小歷此鼓鑄之地也國初平江南歲鑄七萬緡天聖中歲鑄百餘萬緡慶歷中至二百萬緡熈寧中多至六百萬緡此鼓鑄之數

然也國初平江南歲鑄七萬貫自後稍增廣至仁宗天聖十歲鑄一百餘萬貫慶歷間至二百餘萬貫神宗熙寧已後六百餘萬貫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自淳化改元御書淳化為文是後每改元必為之更鑄通畧太宗淳化元年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通寶是歲上親書淳化通寶自後每改元必以為文仁宗嘉祐有折二之令嘉祐四年以陝西民間多盜鑄大錢於是以見行當三大錢折小銅錢二謂之折二錢慶歷有當三之請慶歷二年鄭戩請廢當十錢以一當三至今賴之當三雖請於鄭戩而未鑄也至崇寧而始鑄焉徽宗崇寧二年鑄大銅夾錫錢以一當三餘見上注折二雖鑄於陝廣而未行也至熙寧而始行焉

熙寧五年三司言奉詔折二錢可且未得支用別聽指揮先是薛向鑄折二錢於陝西其後許彥又鑄於廣南以償銅價既而有言折二錢民不肯折用上批欲罷之中書言無是律上曰恐四夷聞中國行兩等錢以為貧窘乃傷國體何如安石曰錢有二品自周已然何係貧富上乃復行之此折當之始末也雖當時行之傷及國體見上注然三品之錢至今便之豈非我朝之良法歟夫我朝鼓鑄之地如此其廣鼓鑄之數如此其多錢之流行又如此其盛而錢幣日削可不推原其故歟蓋有利之源有利之權利源之消長在天地利權之操縱在人主自熙寧間一罷銅禁奸民日

消錢為器而邉防海舶不復譏錢之出張文定公墓誌公在熙寧間論錢禁自王安石為政始罷銅禁奸民日消錢為器邉防海舶不復譏錢之出故中國日耗以畎澮之益而供尾閭之泄張公方平雖力言之無益也張方平疏云今日之法將操其權於上乎抑縱其權於下乎側聞中興以來歲鑄以五十萬為額而虧額猶多止及十萬比之祖宗所入至少也紹興二十二年初諸路歲鑄銅錢一百六十萬自紹興以來權以五十萬為額而虧額甚多止及十萬一千貫而當時歛散闔闢不聞乏用究其所以則滲漏之法罪及主吏紹興中宣諭官言二廣邉郡透漏銅錢應帥臣監司

守卒廵捕當職官失察者乞比犯人减等坐罪鉟銷之禁責及士大夫紹興中臣寮言民以錢十文得銅一兩鑄為器皿可得五十文士大夫之愛奇者百計以蓄以為玩好乞嚴鉟銷之禁紹興之制可覆也錢寶之泄以軍法論乾道六年詔淮南運司如般載錢寶一貫以上依軍法施行銅器之禁刻之事板淳熙八年上曰朕以宰牛禁銅器及金翠等事刻之記事板每京尹初上輙示之乾道淳熙之制可覆也今日惟申嚴紹興乾道淳熙之禁足矣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上之人盍致思焉

楮幣

古者券幣造於下而行於下故聽於民之自便後世券幣造於上而行於下故貴於君民之俱便夫法無精粗便民者良論無當否便民者至君上之立法臣下之議法求便於民可也果何計於君哉蓋自後世以券幣而權錢錢之與楮相為消長此券幣之通塞國計命脉之所繫民生利疚之所關焉故必貴於君民之俱便也愚嘗攷論其始末而後知券幣造於下而民自便者周也券幣造於上而君民之俱便者漢與唐也雖其名號之

不同其實則一而已周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傳别識者謂傳别券書也盖民間私相稱貸以為符驗而小宰特聽之而已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傳别鄭司農云傳别謂券書也聽訟者以券書決之傳傳著約束於文書别别為兩兩家各得一也正曰今之券書也故曰古者券幣造於下而行於下故其用聽於民之自便者此也由周而漢自漢而唐有所謂皮幣漢志武帝以公上之用不給於是造白鹿以為皮幣有所謂飛錢唐志憲宗令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使富家以輕業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皮幣造於武帝事見上飛錢

造於憲宗上事見一以濟公上之不給一以便商賈之懋遷而公私兼濟焉故曰後世券幣造於上而行於下故其用貴於君民之俱便者此也夫曰傳別曰皮幣曰飛錢皆所以權錢之輕重然則楮幣之端緒豈非始於此歟國家開寶中開寶太祖年號在京有便錢務天禧中建州有便錢務天禧真宗年號而乾德中又有交引之制太祖乾德二年募商人入粟麥材木於邊郡給文券謂之交引然楮幣則始於蜀也真宗祥符中張忠定公鎮蜀患鐵錢之重不可貿易於是設質劑之法

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寶訓至仁宗天聖初薛田請置交子務以權出入於是始置益州交子務長編仁宗天聖元年寇瑊守蜀乞廢交子不復用會瑊去而薛田代之田請官為置務詔從其請始置益州交子務然行於蜀而未行於外也熙寧中欲行於河東以莫若之言而罷寶訓神宗熙寧中因高遵裕等言欲行於河東轉運使莫若言今交子法行商販必不肯中納糧草不然有害邊計亦恐鹽礬不售遂廢之欲行於陝西以張景寧之言而罷同上上因沈起言欲行交子於陝西而張景寧謂交子可行於蜀不可行於陝西將必民失業無以為生遂罷其後以條例司之議而各置務則散於外焉初張

忠定公之始行於蜀也主以富民而官不與長編仁宗天聖元年初蜀民以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民十六户主之其後以薛田張若谷之議而置務則始歛之於官事見上夫主以富民則聽民之自便是亦周人之意至於歛之於官則非周矣嗚呼古者券幣以便民良法也後世因之而為國家之利亦未失也至於今也稱提無術券幣不行非惟民病之國亦病之沿流遡源豈非錢重而楮輕乎天下之理多則輕少則重天聖創置之初一界一百二十五萬仁宗

朝至紹聖則增為一百四十萬哲宗朝至元符則增為一百八十萬哲宗朝至建炎則增為三百七十萬高宗朝雖以辛巳用兵而中外之數僅餘百萬而上高宗朝蓋至淳熙間兩界共四千五百餘萬孝宗朝較之天聖則數十倍矣紹熙光宗朝慶元以後又溢至十萬之數向者止行兩界每界所印三千六百萬為率今增至三界則共有二億四千萬開禧臣寮奏劄其多若此幾何而不輕乎以方寸之楮飛錢致遠不積錢以為本不能以空文

行此富公弼所以為神宗言也經濟富公弼上神宗言以方寸之紙飛錢致遠欲不積錢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商號鄜糴洮崖清遠鐵治所收極廣苟即以更鑄折二錢歲除吏費外可得百萬緡為交子本并上可行十二事故紹興間陳季若請行交子於諸路我高宗詔於都茶場置會子務撥左藏錢一十二萬貫為本會要紹興末陳季若請行交子法於諸路其後上用錢端禮言行於東南三十一年設於都茶場置會子務撥左藏錢一十八萬貫為本有本如是楮其不重乎今交子之行通於江淮福浙一夫可以賫千萬緡而無關津譏征之患無變易輕貨之勞其於民亦可謂便矣然今之民

往往重錢而輕楮者何哉曰斂散之無術也今日講求其斂散之術將求諸錢乎抑求諸楮乎抑亦錢楮之相權乎在昔楮劵之行於蜀賤則官出錢以斂之貴則官出楮以散之使居者以藏鏹為得行者以挾劵為便是故州縣之折納四方之征商坊場河務之課息不責其錢不拘其楮是錢重而楮亦重今則不然中半之法行於出而不行於入元陌之令行於近而不行於遠朝廷未嘗不嚴出納之禁矣而巧為名色邀阻者自若也未

嘗不嚴殿最之課矣而虛數僞冒罔上者亦自若也門闕之外便同隔江上下皆知置而不問輦轂之下尚乃如此何責於外郡乎若是則今日斂散之策當如何必如孝宗之出內帑金帛以收換則可重必如孝宗綱運許中半入納則可重（孝宗聖政發內帑金帛換會子藏於內庫者四百萬行於民間者二百萬進呈淮東西兩總領各乞以金銀兌換會子支遣上曰綱運既以會子中半入納何故缺少）不然則得守臣如趙開者用公錢以收之則可重茍舍是而他求焉殆非敢知也

古今源流至論續集卷四